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
第三十二回 綠意軒追書往事 春申浦夢逐邪魔

卻說華如要尋綠意軒主人演小說，芝苾便說：「不用尋，我明日見著他，與他說便了。」過數月芝苾方見這軒主人，便將魏家祖孫三代的事並孔先生一家，及自己半生閱歷，皆被這三件事所害說了三日。這主人當時聽了原不在意，又過了六七年，軒主人索筆蘇台見了英國儒士傅蘭雅先生求著時新小說，啟方記得當年這樁事來。於是從頭至尾，想一人書一事，想數人書數事，就將這幾個人有犯著這三件的一一寫出，其旁見側出尚有數人因於三件事並無妨礙皆係一概不犯，所以從略削稿。於光緒乙未重五日開，九日而演成小說三十二回。是時軒主人館於擷英主人家，擷英主人這日取稿披閱便驚訝，曰：「此係我浙東事，原來這西溪村一帶地方，家家富足，是戒了這三件事去學洋務的。聞得這魏家當年亦是好人家，實因此三件事送他性命四五條，真真這三件事統天下都戒去方好。這個孔先生其為人實係是個正直拘泥的一個人，從前在左大人營盤中鬧出事來，皆由讀了時文，不知是軍機火速，還當是時文要揣摩的，故隔夜方將這請兵的文書做好了才發出去。」軒主人道：「不但如此，隔夜才發固是有誤軍機，聞得他文書上皆寫了無數的之乎者也的虛字，看文書的看了不懂所以誤事。今日此人卻出了貢，捐了個本班，先家中全家種田，光景頗好，自己吃豆腐去了。」

擷英主人道：「魏家兄弟今日如何？」

軒主人道：「四兄弟至今一齊尚在，他家吃怕了小腳的苦，至今生了女兒皆不纏腳，一概大腳。這華如自加了道銜後一直至今未到蘇州，只除講求西學外在家享福，前數年聞得他一妻一妾均生子女，那妾雪花生的兒子名叫榕生的。他家老四月如已帶得外洋學生意，叔姪兩人聞說已發了十萬餘財。他老大鏡如鴉片已戒去，與他正妻月娥所生的那個兒子杏生在家整頓舊園，督率女工，終年紡織亦發了七八萬的家私。他老三水如亦不比從前專愛小腳，已死了這個心，亦用心在洋務上。他妻潘賽金腳亦放大，頗能操作，聞因賽金不能生育，前年已納了一個大腳丫頭，其餘我亦記不清。」

擷英問：「他妹子阿蓮現在何處？」

軒主人聽了說：「不錯，忘了這個人，不料此人早已做了個財主婆，他兒子碩泉亦跟了那個廣東礦師到廣東學軍械製造去了。」

擷英又問：「鄭芝苾這人呢？我卻不知我們浙東有這個人，又與月如造了這許多機器，此恐是你捏造的。」

軒主人笑說：「並不捏造，他曾中了個副榜，這個科名我豈能別造得來的。」

擷英主人於是這才做的小說書翻了又翻，說道：「這部小說話雖拖沓，卻不如此便不能傳出各人情景來。中間長毛一段卻天然是助了做書的波瀾，其實卻是真事。我聞得人說我們浙東有一個山中，自從長毛來時，有避難的三四家逃在此，後便成了一個大村坊，其中水法機器皆極精究，卻一時忘記了此山的地名。」

軒主人便說：「就是我書所說孔先生住的山了，難怪你亦聽見人說過嗎？可見這事是真的，可惜此山名目我亦忘記，那魏家兄弟們一家故事是那個朋友芝苾兄說與我聽的，叫我與他傳傳。我耽擱至今，無暇執筆，魏家那個知府加道銜的如今又懶於出門，所以外人亦不知他們當年有這件事，故世人無一人不沉迷在這三件事中，如竟醉夢的一般。」

話未說完，擷英主人便說：「你這書可有書名了，就叫《醒世新編》可好麼？」

軒主人笑說：「書名卻取得好，只可惜世上人無一個肯醒，卻有了此書亦足不看，即看了此書亦仍不醒，這便無法要得他。」

擷英主人便說：「你不管他，你總去了，我想他是外國人尚具此救世婆心，可知這人抱負不凡，你何不將這小說帶至上海親見傅蘭雅先生，與他講論講論，結個文字緣何如？」又說：「你若要去，我與你同去。」

軒主人道：「我亦多年想到上海走走。」不意軒主人是夜便夢至上海，思欲見了蘭雅先生，將這小說就正就正，不料被一人拉至一個酒館內，見數人已坐在席上，軒主人看坐上並無一人認得，只見席上一齊說道：「你這人好不達時務，我們知道你做了一部書，將些時文、鴉片、小腳的害處故意捏造起幾個人來荒唐敷衍雜湊成文，我試問你現在中國考舉人、考進士、考差使、考翰林，多少官員由此出將入相。豈不是由時文出身的？又試問鴉片一宗自道光年間起朝廷所得釐稅無萬萬萬數。方今日本造反，無故要我們賠兵費多少，官雖籌兵餉尚屬不敷，借洋債又不能多，現在各省辦息借，你是中國人曉得的，去年至今，各省紳民共現借出多少，譬如禁了鴉片，一則鴉片的釐稅不用說是要掉去了一大宗，一則現在餉項何從開支，軍食虧欠勢必兵變，你這個人可謂不知緩急輕重之分，你這個書就是個害千人，害萬人，破家誤國的禍根，滿口胡柴。何不繳出來燒了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如今官府尚不禁鴉片，你是何人，造這一部書，將吃鴉片的說得一錢不值。我便是吃鴉片的，必不容你將這書傳世，是比官府更大了，快把書搶來燒去，將字紙灰丟入黃浦江去。」

軒主人聽了已是發狠，欲趕上去與這班人拼命，不料店門口跑進一班小腳妓女來，一個個妖狐鬼魅的一般，圍了軒主人罵道：「你這未曾開過眼界的，我們小腳與你何干？你編造些小說書糟蹋我們。據你說小腳不好，為何你們男人見我們小腳便要死去。又據你說女人腳放大了好種田，哪知種了一年的田，還不能抵我們小腳一夜的出息。你還未曾見過小腳面呢，諒你這蛀書蟲無福消受。你說早早有心想到上海，今朝來了，哪知我們小腳多聚在上海，上海便是小腳的世界，若無小腳，上海便不成世界。快把這人手上拿的書搶了丟在茅廁裡，還了我們世界。」說罷便一齊搶上來，這裡軒主人急了，將牙一咬舉起一張椅子來當頭打去，只見這班人男男女女迎著便倒。軒主人看那班男人，說時文、鴉片禁不得的皆一齊張著口，吐了臭水滿地，須臾又吐了數口黑煙，便把四馬路一帶電燈、煤氣燈皆已遮隔。那一班小腳的妓女皆直挺挺的伸著小腳。軒主人想欲再打，只聽門外叫道：「不用打，我就是你著書的人，你的書我已檢得了。」忽聽打門聲甚急，原來擷英主人從外間醉歸，軒主人一驚而悟也。